

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逻辑框架与实践进路分析

肖黎春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必须面对的基础性战略问题。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对养老服务作出系统性、总体性的制度设计，为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事业正式迈入以“体系化、高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的特点，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养老服务供给仍存在资源配置不均、供需结构性错配、基层能力薄弱等突出矛盾。一方面，低端普通养老床位空置率较高，而普惠型、专业化的护理床位却“一床难求”；另一方面，优质资源多集中于城市核心区，广大农村地区服务设施覆盖率不足，专业人才极度匮乏。这种“碎片化”“孤岛化”的供给模式，已难以适应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因此，深入探索构建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的有效路径，已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时代课题。

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坚持以系统观念为统领，以《意见》为纲领，通过健全城乡三级网络、贯通三类服务形态、强化多元协同与要素保障，系统性地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到“优”的根本性转变。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夯实体系化供给的“硬基础”

构建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层级清晰、功能互补、上下联动的服务网络。如同城市

建设中的交通路网，只有主干道、次干道和毛细血管畅通无阻，整个系统才能高效运转。《意见》提出的“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破解当前养老服务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基础架构和制度框架。

县级平台：统筹资源的“大脑中枢”与“总服务台”。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整个网络的“大脑中枢”。它并非一个简单的行政机构，而是一个集资源调度、行业指导、质量监管、应急救援和数据归集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其核心职能在于打破部门壁垒，统筹县域内的民政、卫健、医保、财政等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实现高效配置。例如，平台可依托统一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整合老年人能力评估、服务需求、补贴发放、机构监管等全维度数据，建立老年人大数据档案，从而为精准服务匹配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它还承担着“平急两用”的职能，在平时作为资源协调中心，在突发事件时能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储备的应急床位、物资和专业队伍可立即投入使用，为居家和机构老人提供转移安置服务。

乡镇（街道）中心：承上启下的“桥梁枢纽”与“主干支撑”。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三级网络中承上启下的“桥梁枢纽”，是基层专业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它向上承接县级平台的政策、标准与资源，向下辐射带动村（社区）服务站点，将专业服务有效延伸至社区和家庭。这些中心通常依托条件较好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敬老院）或优质民办养老机构升级改造，具备全日托养、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家庭支持等多种功能。对于轻度失能老人，中心可提供就近的专业照护；对于重度失能失智老人，则能精准转介至县级平台或更专业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将服务拓展到居家和社区，组织对高龄、独居老人的常态化探访关爱，并开展照护者技能培训、

居家适老化改造指导等工作，有效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村（社区）站点：便民惠民的“服务终端”与“民生触手”。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三级网络的“毛细血管”，是老年人“家门口”的核心服务阵地。其主要功能是就近就便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浴、文体娱乐、探访关爱等基础性服务，并及时收集和转介老年人的真实需求。这些站点形式灵活，可以是嵌入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也可以是利用闲置房屋改造的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它们广泛分布于城乡社区，与老年人接触最频繁，能够最直接地了解老年人的真实意愿，并将需求信息汇聚到上级平台，实现服务的精准调配。通过“中心+站点”的连锁化运营模式，可以有效盘活基层资源，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就能享受专业服务，真正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贯通协调三类服务形态，打通全周期照护“生命线”

在健全三级网络的基础上，必须打破居家、社区、机构三类服务形态之间的壁垒，实现其贯通协调，才能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无缝、全周期的养老服务，打通一条高质量的“生命线”。巩固居家养老的基础作用，让服务“走进家门”。绝大多数老年人倾向于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养老。因此，巩固居家养老的基础作用，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这要求政策和服务资源必须向老年人的“床边”和“身边”集聚。一方面，要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探索为居家失能老人建设具有连续、稳定、专业服务功能的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的照护、康复、监测等服务“搬”进家门。同时，为家庭成员提供系统的照护技能培训，增强家庭的照护能力。另一方面，培育专业化服务机构，鼓励社区和家政、互联网平

台企业等上门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医等多样化服务。

强化社区养老的依托作用，构建“一刻钟服务圈”。社区是连接家庭与机构的纽带。强化社区养老的依托作用，关键在于扩大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构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应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大力培育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推行“社区+物业+养老服务”等新模式，增强专业照护、康复护理和上门服务能力。同时，将社区养老服务纳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补齐老年人活动场所短板，鼓励开展文体娱乐、社会交往等活动，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社区还应发挥“养老顾问”的作用，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专业咨询、资源链接、委托代办等一站式服务。

优化机构养老的专业支撑，推动服务“走出院墙”。养老机构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的地方。优化机构养老的关键在于提升其专业服务能力，并推动其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实现从“老人跟着机构走”向“机构跟着老人走”的转变。要因地制宜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明确兜底保障型、普惠支持型、完全市场型三类机构的职能与定位。同时，鼓励养老机构发挥专业资源优势，辐射周边，为社区和居家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训练、家庭照护者“喘息服务”等，使其专业力量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对于那些生活不能自理且得不到家庭照顾的老年人，机构养老则是更合适的选择，应推动其从传统的以医疗护理为中心的模式向以老年人综合需求为核心的模式转变。

强化多元协同与要素保障，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构建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方协同发力，以及人才、资金、技术、政策等关键要素的坚实保障。

构建“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养老事业重在保基本、兜底线，养老产业则在满足多样化、高品质的市场需求。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一方面，政府要切实履行主导责任，不断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强化公办养老机构的兜底保障功能，解决好市场、社会、家庭无法独自承担的养老服务困难。另一方面，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引导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银发经济。政府应通过土地供给、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税费优惠等政策工具，降低市场主体进入养老领域的门槛和成本，鼓励企业连锁化、品牌化经营，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养老服务品牌，从而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实现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破解医养结合的现实瓶颈，实现“医”“养”无缝衔接。失能、半失能老人对医疗和照护的双重需求，使得医养结合成为必然趋势。针对当前存在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强、医养床位转换难、医保报销不畅等问题，需要政策层面的大胆创新和部门间的深度协同。应做实基层医疗机构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机制，建立就医绿色通道。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允许养老机构建设医疗机构，也允许医疗机构内设立养老服务机构，并创新医保支付政策，实现“医养一张床”和医保直接结算，有效打通医疗与养老之间的壁垒，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设。人才是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养老护理员普遍面临工作强度大、薪酬待遇低、职业发展通道

窄等问题，导致行业吸引力不足、人员流失严重。必须从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社会认同等多方面入手，树立鲜明的人才导向。可以通过举办职业技能竞赛、开展系统化培训、设立“和谐使者”等荣誉称号，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地位。同时，要打通养老护理人员职业晋升通道，提高中高级养老服务队伍的稳定性和忠诚度。此外，还应鼓励发展“时间银行”等互助养老模式，壮大志愿服务力量，作为专业人才队伍的有效补充。

推动智慧技术赋能，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为提升养老服务效率和质量提供了全新路径。智能化平台可以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服务全程跟踪和智能监管。例如，通过智能穿戴设备、远程医疗监测仪器、居家安全感应装置等产品，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安全风险，实现主动预警和快速响应。北京市率先发布养老行业大模型，通过AI数字员工为老年人提供膳食定制、心理慰藉等个性化服务，有效降本增效。未来，应大力推动“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模式，构建区域养老服务数据管理平台，推动地区间养老数据资源共享，实现养老资源共建共享。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以《意见》为纲领，通过加快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协调居家、社区、机构三类服务形态，并强化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多元机制与关键要素保障，方能有效破解当前养老服务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到“优”的根本性转变。未来，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持续深化改革，确保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如期成熟定型。（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一带一路” 数字工业合作赋能全球减贫的机制构建研究

黄陈晨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理想，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南北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加之新一轮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变革深入推进，数字鸿沟、智能鸿沟正在成为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阻碍减贫事业持续推进的新壁垒。长期以来，传统国际援助模式多侧重于短期物资救济，难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主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致使许多国家陷入“脱贫—返贫”的循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持续深化数字工业国际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数字化产业培育、技术人才能力建设协同发展。通过全球发展倡议专项资金、中非合作论坛、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多元平台，一系列数字产业项目相继落地亚洲、非洲、拉美的共建国家。从智慧农业大棚到区域算力中心，从AI灾害预警系统到探索技术赋能培训中心，中国与共建国家携手探索“数智赋能、产业富民”的新型减贫路径，为弥合全球发展鸿沟、实现共同繁荣贡献了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相较于传统减贫模式，“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数字工业合作优势在于打破了“输血式”援助的局限，构建起“造血式、可持续、可借鉴”的现代化减贫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深陷贫困，其根源本质上是工业化进程滞后、产业体系薄弱、技术能力不足，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为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传统工业化模式依赖重资产投入、长期产业积累和大量资源消耗，多数发展中国家受资金、技术、人才多重制约，难以完整走完传统工业化历程，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而数字工业合作以轻量化、智能化、普惠化的方式，帮助共建国家跳过粗放发展阶段，直接对接新型工业化赛道，从根源上破解了产业贫困、发展贫困难题。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数字工业赋能全球减贫的基础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将数字基建合作作为重要抓手，聚焦共建国家网络覆盖薄弱、算力资源短缺、通信设施老旧等痛点，持续推进跨境光缆、5G基站、云计

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关键项目建设。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中方携手各国推动数字设施普惠化建设，大幅降低偏远地区的网络接入成本，打通了数字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在东南亚、非洲的多个共建国家，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全域通信网络，让农村、牧区等贫困区域首次接入高速互联网，彻底打破了地理阻隔带来的发展壁垒。完善的数字基建不仅保障了民生服务、信息流通，更为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筑牢了硬件支撑，让偏远地区的特色产业、劳动力资源接入全球市场，激活了基层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

产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是数字工业合作助力长效减贫的关键路径。数字工业合作摒弃单一技术输出模式，聚焦共建国家支柱产业升级需求，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本土化的可持续产业生态。在农业领域，智慧种植、智能灌溉、农产品数字化溯源、跨境电商产销体系已广泛落地，破解了传统农业产量不稳、销路狭窄、溢价偏低的难题，帮助大量农户依托特色农产品实现稳定增收。在工业领域，中方提供智能制造、工业数字化管理、智能质检等成熟方案，助力当地中小制造业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效，推动本土工业体系从粗放加工向精细智造转型，创造了大量稳定就业岗位。在服务业领域，数字物流、智慧商贸、线上便民服务等蓬勃发展，补齐了偏远地区公共服务短板，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这种“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合作模式，帮助共建国家摆脱资源依赖型发展困境，构建起自主可控、持续盈利的现代产业体系，有效降低了返贫风险。

技术与人才普惠赋能，筑牢全球减贫长效发展的人才支撑。脱贫攻坚与产业发展，关键在技术、核心在人才。以往国际合作多侧重设备、资金输出，忽视本土人才培养，导致项目落地后难以持续运营、技术无法本土化转化。“一带一路”数字工业合作坚持“授人以渔”，将技术转移、能力建设贯穿合作全过程。依托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各类跨境人才培养项目，中方为共建国家常态化开展数字化技术、工业运维、平台运营、数字贸易等专项培训，培养了一大批本土化数字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

同时，通过中外企业联合研发、技术共建共享、项目跟班实训等模式，推动数字工业技术本土化落地与迭代升级，让共建国家真正掌握自主发展的核心能力。人才体系的持续完善，为本土数字产业迭代、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持久动力，让减贫成果具备自我延续、自主提升的生命力。

当前，全球数字工业减贫合作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一方面，部分共建国家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标准不统一，给跨境数字合作与数字贸易带来了诸多壁垒；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数字人才储备不足、民众数字素养偏低，导致优质数字工业项目落地见效偏慢，赋能效应难以得到充分释放。此外，当前全球数字治理格局并不均衡，部分国家推行的技术壁垒、数字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中国家数字化与减贫事业的推进。面对这些问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正持续优化合作模式，推动数字工业减贫合作走深走实。

未来，深化“一带一路”数字工业减贫合作，需要持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普惠包容的发展理念。一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聚焦欠发达地区短板，精准布局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等设施，夯实减贫的硬件基础。二是深化产业数字化精准合作，结合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定制差异化的数字工业赋能方案，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数字产业集群。三是强化数字治理协同对接，推动各国数字技术标准、产业规则、贸易体系互联互通，破除跨境合作壁垒。四是持续加大人才联合培养力度，搭建常态化技术交流、实训合作平台，全面提升共建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

数字赋能发展，合作共赴繁荣。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数字工业合作跳出传统减贫思维桎梏，以技术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增收、以人才支撑长远，为“全球南方”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路径。这种普惠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充分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

【作者单位：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对外减贫援助的基本经验与国际共享研究（编号：21YJC710029）。

AI康复训练产品包容性设计的优化逻辑探析

吴月

伴随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不断升级，以智能化、高效化为特点的AI康复训练产品逐渐成为居家养老康复服务的重要支撑，可以有效解决传统居家康复服务资源短缺、专业性差的问题。当前，我国城乡养老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明显，城乡居家养老基础设施、人才服务资源存在较大差距，造成AI康复训练产品在城乡落地应用的效果差异显著。产品普遍存在适配性差、普惠性弱的问题，不能满足城乡老年群体不同的康复需求。基于此，本文以城乡居家养老资源差异化现状为依托，探究AI康复训练产品包容性设计的优化途径，促进城乡智慧养老的均衡发展。

城乡差异下AI康复训练产品设计现存问题

第一，产品场景适配性单一。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AI康复训练产品是以城市居家养老场景为设计蓝本，产品运行对网络环境、硬件配套、使用空间等条件要求较高。产品功能符合城市老年人康复需要，可提供细致化、专业化康复训练服务。但该类产品不能适应乡村网络不稳定、硬件薄弱、居住环境简陋的养老场景。部分产品的专业康复功能过于复杂，与乡村老人的基础康复需求不匹配，使产品在乡村养老场景中实用性大幅降低，出现适配断层问题。

第二，操作设计缺乏普惠性。AI康复训练产品交互设计大多为智能化、精细化，界面布局繁杂，操作过程繁琐，存在大量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数字化操作步骤。设计过程中未考虑乡村老年群体的认知水平、操作能力，也没有考虑城乡用户群体之间的能力差异。产品缺少简易操作模式和适配化交互设计，导致乡村老人自主操作难度大。复杂的操作逻辑容易使老年用户产生使用挫败感，从而降低乡村群体对AI康复训练产品使用意愿，阻碍产品

的普及推广。

第三，功能设计同质化严重。现有的AI康复训练产品功能同质化现象严重，大部分产品都集中在通用型康复训练的场景上，产品设置了相同的康复课程、训练方式以及监测功能，并没有根据城乡养老资源的差异进行分层设计。城市老人对于精细化、个性化的高需求的康复服务，如慢病康复、术后康复等高端功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乡村老人则以基础肢体康复、日常保健等简单康复方式为主。统一化的功能设计不能满足城乡的不同需求，造成城乡市场下功能不足、乡村场景下功能冗余的双向问题，降低产品的整体使用价值。

AI康复训练产品包容性优化设计路径

第一，优化场景适配设计。根据城乡居家养老场景资源的不同，创建双场景适配设计体系，对城乡不同的硬件、网络、环境条件进行产品运行模式的优化。产品加入自适应运行系统，依照网络状况自行调整画质、数据传输方式、功能模块，适配乡村弱网、低配运行场景。简化产品硬件适配要求，减小设备安装和使用所占的空间和设备门槛，适配乡村老旧居家环境。区分城乡康复场景需求，在城市市场中保留精细化、专业化康复的功能，在乡村场景中侧重提供基本的康复和日常健康监测等基础功能，实现场景差异化适配。结合城乡住宅布局、配套设施的不同，对适配细节进行细化，解决乡村老旧房屋布线难、设备摆放受限等难题，使产品在不同的居家场景下具有更好的落地实用性及运行稳定性。

第二，打造普惠化交互设计。根据城乡老年群体认知、操作能力的差异针对性改进产品交互逻辑，创建极简普惠的操作体系。简化产品界面布局，删除多余的按钮、选项等，增大操作图标和文字字体，去除各种专业术语，用生活化的语言代替。在此基础

上，以简单的语音控制、一键启动、智能语音等方式降低使用门槛，推进数字化操作。产品实行城乡双操作模式，城市模式保留完整的智能功能，乡村模式简化操作流程、突出主要使用功能，以适应不同的用户群体操作能力，使城乡老人都能自主使用产品。同步适应老年群体视力、听力、反应能力下降的特性，加快操作响应速度，降低误触概率，从各方面提升老年用户的操作体验。

第三，构建分层化功能体系。打破同质化功能设计的弊端，根据城乡老年群体康复需求的不同来搭建分层化、差异化的产品功能体系。根据城市居家养老资源丰富、老人康复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术后康复、慢病干预、定制化训练方案、健康数据精准分析等功能，从而达到精细化康复的目的。针对乡村老人的主要需求，明确基本康复保健服务的内容，保留肢体训练、关节活动、日常健康监测、风险预警等功能，删去多余复杂的模块。按照城乡差异化的需要进行分层功能的设计，提高产品的整体实用性、适配性。建立功能动态适配机制，依照用户的现实健康状况及使用情况来调整功能的开放权限，从而在保证产品的专业性的同时兼顾的普及程度，准确契合城乡养老服务的需求，提高城乡养老服务产品的适配程度和服务水平。

改进AI康复训练产品的适配性、普惠性，是缩小城乡智慧养老发展差距、健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有效手段。根据城乡养老资源和老年群体需求的不同，创建分层化、适配化、普惠化的智能康复产品设计体系，可以有效解决智能康复产品落地的难题。该种优化思路可以促使智能养老科技下沉到基层、覆盖到乡村，推进智慧养老服务的均衡发展，为常态化、专业化、普惠化的居家康复养老服务落地夯实基础。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